

## 窺視黑暗的鏡頭－論須田一政 Suda Issei

文：大辻清司 Otsuji Kiyoji | 譯：黃亞紀

（原刊載於《風姿花傳》，1978年朝日 Sonorama 出版）

我最早看到須田一政的作品，是《相機每日》的「相冊」連載中，一組題為「天城峠」的五件作品。

左右對稱的兩片門障，中間刻劃著橢圓的玻璃，玻璃上污痕斑斑，而從玻璃透出的，是由明亮遁入陰影的客棧，那髒汙的形象，讓我印象深刻。另一件作品，是一個粗糙牆壁前的鏡臺，鏡子被華麗和服的布料覆蓋，光線的形狀隨著花布的模樣起伏。說真的，他們都只是如此簡單的照片罷了，五件作品都帶著相同調性——在畫面中央大大地拍攝下被攝體，其他周圍的模樣，只像是無可避免地，被納入到照片中來。

那時，我對攝影的興趣是使用廣角鏡頭，盡可能包裹著這個世界，所以像須田這般果斷地擷取主體的照片，反而讓人感覺到新鮮，雖然過去我總對如此將不必要的要素剔除的極端拍法，抱持懷疑的態度，認為那樣的攝影，除了留下淺薄、刻意的觀念外，不會留下其他東西，但是，須田作品的魅力、那種怪異感，或許就是來自於此。我個人喜歡照片背後「連接著『虛』」的攝影作品，須田的作品正是如此。從那之後，我不曾錯過須田發表的任何作品。

攝影家欣賞其他攝影家，在欣賞的同時，或多或少還包含著羨慕與嫉妒，這是非常自然的，有時候，我會思考或許下意識中，我和須田是在同質的影像中長大的，尤其當他的某些作品在我眼前，勾起我這種欣賞又嫉妒的心情時，那種感覺特別強烈。須田的攝影，充滿了衝擊力，正確地來說，比起最初五件「天城峠」作品，之後發表的「風姿花傳」系列，更深刻強烈。在「天城峠」中，須田雖然還沒有完全展現他的本事，但我相信，僅僅在這五張作品中，潛藏在他身體的影像，已經成形了吧。

何謂「潛藏在他身體的影像」呢？這必須更多的文字解釋。對於攝影家而言，所謂「作品」，其實是自己確認自己觀看世界的視點的證明，如果這點成立的話，他便可從外在世界擷取已知的影像，但是這不是光靠拍攝比喻性的照片就能夠完結的，攝影家必須在下意識中隱藏未分化的、黏稠的欲望，然後在攝影的一瞬間，集中、顯化它們。無論如何，我想攝影家在下意識中進行的過程，是比較重要的，那些可以將觀者從現實世界中抽離的攝影，大多是如此生成。這種下意識的抽出過程，絕對不是誰都能達成的簡單工作，這世界上，也總存在著輕而易舉、自然而然就能達到的攝影家，我認為他們都是真正有才的攝影家——須田就是這樣少數者的一人，他自由豁達的攝影，就是從此開始的。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不過，我認為須田這樣的心理結構，絕對不是突然領悟的，而是在一張張照片的拍攝過程中，須田不斷持續地確認自己的欲望，然後他的世界，才逐漸明朗起來。「風姿花傳」說起來是一個絕佳的機會，讓他這段確認過程能夠積累，我想「風姿花傳」發表之後，幾乎所有人都看出，須田攝影的觀念已經確定成立了。「風姿花傳」，是這位攝影家的一種緊張過程的痕跡，那些作品裡，讓人感到攝影家的呼吸。

「風姿花傳」後，須田開始在《日本相機》連載「民謠山河」，並且搭配田中雅夫輕妙的文章。「民謠山河」與其說是日本民謠之地的旅行記錄，更應說是以與民謠有關的祭典作為題材的系列。須田向來喜好拍攝那些因祭典而聚集的人們，不只在「民謠山河」，即使在「風姿花傳」，或最近《相機每日》中的「無名男女——東京 1976-1978 年」，都可看到須田拍攝的祭典的人們。



須田的作品中出現與祭典相關的人們，也出現那些乍看之下與祭典毫無關係的人們，但是事實上，須田都把他們作為祭典的人們拍著。不過，祭典的人們「花姿招展的明亮形象其實只是謊言，那風光的日子，那祭典的日子，人們裝扮成『花』一般，全身塗滿了白粉。其實，祭典才是人類隱藏起什麼的日子，在須田一政的『風姿花傳』中，被人類隱藏起的日常的黑暗，以風風光光的姿態跳了出來，非常有趣。」富岡多惠子曾如此評論道。

除了祭典的文脈外，我認為須田的攝影還建立了更為現實的、具體的、攝影的視點，同時具備著某種異樣氣氛。在一般人最普遍的感性和美學中，都會將祭典作為一種情緒性的表現，在這一點之上，或許須田也是相同的吧，但是，他從未甜美的拍攝，他情緒注入的焦點、他強烈關心的焦點，是另一個地方，無論是拍攝人、事物、自然，只要是經過須田鏡頭窺視的事物，最後都成為一樣。如果由拍攝方法說明的話，就是存在著一點「偏差」，這可以拿攝影的瞬間來舉例，須田從不在「最像那個人應有的模樣」的那刻按下快門，而在有一些些偏差的時刻拍攝，那時，我們會在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影像之間，產生唯小的陰影，且就因為有著那層陰影，而產生了某種立體感，將被攝體的存在，化為浮雕。

這種偏差，不單單只是時間的偏差，同時也是空間的偏差，心理的偏差，總之，就是所有我們以常規擁有的姿態，都被些微的偏差改變了。

EACH MODERN 亞紀畫廊

156 Sec. 4 Xinyi Road Taipei Taiwan

+886-2-27527002 [www.eachmodern.com](http://www.eachmodern.com)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就是這樣，攝影的說明性要素被一層層剝落下來，最後殘留的，是無法言說的存在感，那和我們已經熟悉的思維、概念、視覺，都已遙遙分離，也所以，我們開始見到了異樣。不過，那些偏差又是如此細微，以致沒有超越我們心中的形象成為別的東西，也就是說那個偏差，那份微小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以此方法論創作的不只須田一人，也還有其他攝影家，但是，須田是極度意識著它拍照，須田的攝影動機，就是看穿事物所浮現出的表面，須田並且能夠將他的視點成立、貫徹，這是那些碰巧拍出類似作品的攝影家，無法做到的。

以上是我非常個人的見解，同時也是我自己非常想嘗試的攝影。只是它們早在須田的攝影中，鮮明的存在著。這是非常巧妙的技巧，我之所以既羨慕又嫉妒他，看來是無可避免的。

EACH MODERN 亞紀畫廊

156 Sec. 4 Xinyi Road Taipei Taiwan

+886-2-27527002 [www.eachmodern.com](http://www.eachmodern.com)